

瘟疫明辨

嘉慶丁丑春鐫

戴麟郊先生辨正

瘟疫明辨

晉祁書業堂梓

原序

瘟疫一症歷代明哲具有成方如仲景有大青龍湯陽旦湯越婢湯黃芩湯白虎湯大小柴胡湯三承氣湯麻黃升麻湯諸條列瘟疫之見症為汗法下法和法雙解法輕重深淺纖毫備具特散見於諸經條中而未嘗直指其名為瘟疫非不欲明言也其書本傷寒立論而互為區別之書非專論瘟疫之書且上古文辭簡易詳於辨症而不詳於立名欲人從症上細辨則不必名上區別而自無混治之失嗣是而後河間有宣明五氣論則

論瘟疫較詳立法更備如桂苓甘露飲黃連解毒湯三
已效方涼膈散人參石膏湯雙解散諸方皆是而亦未
正其名易老東垣大羌活湯九味羌活湯立方更備而
亦無專書無特名至吳又可先生貫串古今融以心得
著時行瘟疫一論真可謂獨闢鴻蒙揭日月於中天矣
顧其書具在而時賢有未見而不用其法或雖見其書
而不能信者無怪矣有口誦其書嘖嘖稱道而對症施
方仍多不用其法口則曰此時症也而手則仍用傷寒
之方拘傷寒之法者比之皆然愚揣其情必非知而不

用也知其名而未得其辨症之法耳愚目擊心傷不揣
固陋而取吳子之原本或註釋或增訂或刪改意在辨
溫疫之通體異於傷寒而尤慎辨於見症之始故首增
辨氣辨色辨脈辨舌辨神諸論於開卷使閱者一見瞭
然則吳子之書人々可用而瘟疫之橫天者少生全者
多誠斯世斯民之幸也

醫書汗牛充棟不能盡讀余自束髮時
即心好之舉業之暇勤於緝閱竊見名
賢著作有能補前入所未備者則其書
允為醫學所宗如明季又可先生撰溫
疫論大旨謂邪踞募原當經胃交關之
所立達原飲三消飲等方寔發前人所

未發乾隆丁巳大江南北疫盛行師其
意治之活人頗衆益信其為不刊之論
既而客金陵汪文學先乘出瘟疫明辨
一書相示云是歙邑鄭奠一前輩所著
而得諸同里程氏者其書本又可之論
條分縷析抉別疑似致為詳盡余服其

智識超而疏解確遂手錄以歸歎曰有
是書而又可之論愈明顧安得二書相
輔而行哉會同志者聞余言慨然捐資
授梓因復與萊堂汪君叅互校讎釐為
四卷苟能繹其精理名言而循而守之
于以消沴氣之流行躋斯民於仁壽亦

何難之有哉于其成也為述其緣起如
此以告世之讀是書者乾隆歲次辛未
孟秋月上浣三日白沙吳文坵書

吳君坤也。得鄭氏瘟疫明辨一書，屬其同志者授梓。既成，出以示余。且問序焉。夫余之于醫，固東坡所謂扣槃捫燭者也。烏乎序哉？雖然，竊嘗聞周子仁菴之言矣。仁菴抱道而隱於醫，雍正辛亥自淮陰來舍于先業師之東柯草堂。鐙牕雨夕，相與辨論古今。疊二弗倦也。會邑人病疫二蔓延，仁

菴治之輒愈請其故曰醫之為道也辨症
精而後施治當領症之所由辨必衷之于
古人之書非不學可嘗試也因出囊中吳
又可溫疫論為言其大意余時方從事帖
括未暇究心仁菴亦旋去不復見者廿年
于茲矣今吳君之良於醫與仁菴同其篤
信是書也亦與仁菴之于又可同則是書

之足為醫學所宗已不待問獨是古人著述研精殫思窮極心力其卒業而不傳滅沒于凝塵敗楮間者何限是書乃獲與又可之論並垂天壤作者之幸歟抑吳君與其同志之功為不可沒也願安得善學如仁菴者之循習乎是哉方仁菴與余言固不知又可論外復有是書其所謂辨即是

書之所辨歟抑是書更有進于其所能辨者歟俱未可知第其所論則有與明辨之旨默相合者因追維疇昔以質之吳君其將以為何如也林皋楊瑗拜書

序

醫不難於用藥而難於審症昔陳氏
素中著傷寒辨症四卷恐人誤以溫
熱病混同傷寒論治特為揭出曰傷
寒如何溫熱病如何俾覽者如別黑
白其用心可謂仁矣外見吳氏又可
溫疫論其症與溫熱病大槩彷彿而

實有不同蓋傷寒不常有而溫熱病
常有溫熱病常有而溫疫則不常有
也夫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為溫病
夏則為熱病此固無歲無之若溫疫
或數年一見焉或數年不一見焉吳
氏謂為天地別有一種厲氣人感之
其邪連募原舍於夾脊之間附近于

胃出表陷裏傳變不一誠哉斯言也
有譏其鑿空妄談恣用大黃剋削元
氣貽人殒枉不亦過歟朕何以定其
為溫疫當天災流行之時沿門闔境
老少相似不難辨也其中亦有雜症
誤治者况值時疫初起冒昧錯認冤
沉苦海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矣此溫

疫明辨一書所以經又可而作也其
臨症有辨氣辨色辨舌辨神辨脉五
條論治有汗下清和補五法其餘剖
析疑似探微抉奧剴切詳明了無剩
義得是書而又可論中之旨愈暢善
學者研究而有得焉引而伸之觸類
旁通凡遇溫熱病與傷寒亦可朗々